

爱心瓜最甜



头伏的一个上午，没有风，太阳很毒。小区门口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装半车西瓜，一位农村老汉站在车旁卖瓜。

路过的人很多，鲜有人问。老汉不吆喝，怕扰民，怕小区门口的保安轰他，眼巴巴地等人来买瓜。

车旁，梧桐树荫下，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双腿支着，放一个课本，头耷拉着看书，很入迷的样子。

小女孩衣着破旧，头发散乱，脸脏

儿子带我回童年

我陪儿子到南广场“疯狂泡沫”水上乐园玩。盼望已久的“泡沫之夏”终于在孩子们的期盼中到来了！

广场上不时传出阵阵欢呼。儿子拉着我的手飞快地向广场中心跑去，近了，近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到达目的地。我还在接受检票，儿子一溜烟跳入水中，像在水中下了一个水饺。这小家伙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躺在水里扮演伤员，一会儿又踢起水花极速前进，一会儿扛起水枪射击，电视里行军打仗的画面被他表演得淋漓尽致！

很快，水池就热闹起来，男女老少赶集似的汇聚在广场。刚开始，只有小朋友们欢呼着打水仗，大人们有点儿拘谨，站在水边观战，不一会儿工夫，却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袭击，一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大人们开始疯狂反击，顿时水花四溅，欢声笑语连成一片快乐的海洋。

（杨春芝 港区大杨楼小学）

兮兮的。老汉说，孙女叫小花，上一年级。来城里卖瓜，她非要跟着。

小小年纪，就出来陪爷爷卖瓜，很听话地蹲在车旁，还不忘看书，让人既爱又怜，就想帮帮他们。

郝仁想想自己的孙女小美，与小花一般年纪，整日躲在空调间里不愿出来。儿子儿媳在外地工作，把小美留在家中，让郝仁老两口照顾。要啥给啥，孙女被她奶奶惯坏了。

郝仁家并不富裕，每月还要攒钱补贴儿子城里的房贷，一个月除了日常花销，剩不了几个钱。

但，爱心是无价的。郝仁心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想掏十元钱给小女孩买顿午饭，可转念一想，小女孩缺的不是一顿饭，是路人的爱心啊。

问了价钱，五毛钱一斤，本想多买的，考虑到不好拿，就买了两个。

郝仁一手托一个西瓜回家，到后排六楼，已气喘吁吁，大声喊老伴开门。

老伴不高兴地说，昨天买一袋西瓜，还没吃呢。

郝仁笑说，不一样，这是爱心瓜。

郝仁想借此机会教育一下孙女，便讲了买瓜的经过，还讲了盲人开灯的故事。

郝仁说，盲人每天晚上到楼下花园散步，不论上楼还是下楼，都会顺着墙摸索着开灯，给别人上下楼带来方便，也让自己避免了被撞倒的风险。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孙女听后若有所思，问奶奶，包的饺子能不能送一碗给小花？

老伴爱怜地说，当然可以。又说，俺家小美长大了。

孙女高兴地给小花送了饺子。回来后，郝仁有意把切好的一块儿西瓜递给孙女，问，甜吗？

孙女吃一口，高兴地说甜，说这是她吃过最甜的西瓜。

（陶宗海 西华县工商局）

夏日那一抹绿

“哎呀，天气可真热啊！赶快让我凉快凉快！”

“我今天送了80多件包裹，遗憾的是，这么热的天客户电话打几个都不接，有几件没送出去。”

“你看我这衣服今天一天都没干过！”

这是今天下班时听到最多的几句对话。

实在热得难受，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最近的天气，都在37℃以上。酷暑难耐，走在路上，我们送包裹的绿色小三轮倒能让人感受到一丝清凉，这也是一个取包裹的小女生给我们的最高评价。

作为一名邮政工作者，每一名投递员都是非常普通的，但我们肩负的责任却是重大的。

每天早上7点半，大家从分拣班

领取自己需要投递的包裹，便开始了今天的工作。每天除了分拣包裹外，大量的报刊、信件也是重中之重，虽然工作量很大，但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传递给人的心态就是：累并快乐着！

投递班有好多女同志，那可都是女汉子，工作中一点都不矫情，“我今天送了100多件包裹”，这话从我们嘴里说出来，自己都很自豪。我们常常边工作边说笑：我们投递班的女人能穿平底鞋挥汗如雨，也能穿高跟鞋貌美如花！

穿梭在闹市，那一辆辆绿色的三轮车是我们最醒目的标语。当你的家人、朋友从千里之外寄来的一封信件分到我们的手中时，我们知道，这封信里饱含的是思念。

（谭敏敏 川汇区邮政局）

难以忘却的爱



又是一年春来到。门前那棵香椿树又抽出了新芽，充满生机。睹物思人，刹那间想起一些往事，不禁潸然泪下。

我小的时候，奶奶还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奶奶最疼爱的就是我，逢人就说“我机灵、聪明、学习成绩好……”每当那时，我就一边听着奶奶向别人夸赞自己，一边吃着奶奶秘制的香椿菜酱，惬意得很。

父母去上班，我就和奶奶在家里看武侠电视剧《仙剑奇侠传》，来消磨时光。其实奶奶根本看不懂电视里那些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演员在表演什么，但是奶奶愿意陪着我看，她还时不时对某个演员品评一番，一会儿说这个演员的嘴太大了，一会儿又说那个演员的眼睛太小了。奶奶就是这么可爱。过了一会儿，奶奶困了，就去睡了，我一个人偷偷溜出去玩。我至今仍无法想象奶奶起床后发现我不在家时的模样，我仿佛又听到奶奶拖着年老无力的腿，在大街上呼唤着我：“思源，思源……”

我的泪在眼眶里打转。

上学后，我有一次考了双百，上蹦下跳着把卷子拿给奶奶看，奶奶很高兴，就给了我一些零花钱。随后，堂哥

就和我进行了一次“人生谈话”，半个小时后，堂哥拍拍屁股走了，而我的钱也不翼而飞。我急了，哇哇大哭。奶奶走来，说：“你的钱让你哥顺走了，我看到了。”我哭着让奶奶帮我把钱抢回来，奶奶摆摆手说：“抢不来，抢不来，我追不上他……”而我就用更大的哭声来表示抗议和控诉。奶奶看着我，从口袋里变出一块儿大白兔奶糖，我的哭声戛然而止。

想到这儿，我的笑意浮上脸颊。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奶奶的身体却不好了，她得了肺癌，尽管医生全力抢救却也无力回天。那天我去医院，看到奶奶躺在重症监护室，浑身插满长长短短的管子。我先是惊恐，然后泪水流淌不止。奶奶忘了很多事情，但当我握住她的手时，她紧闭的双眼里流出了泪水。

三个月后，奶奶撒手而去。我跪在棺材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里只有止不住的泪水，耳朵里只有哭声和唢呐的哀鸣……

又是一年春天，我下意识地打开冰箱，把手伸向从前装着香椿菜酱的盒子，但是它空了。

（何思源 郑州四中）